



【曾建穎 Tseng ChienYing：木與夜孰長】展覽
亞紀畫廊



【央貴 Yan Quei：抹入微光的糖衣】展覽
罐空間

最近看了二個展覽。一是亞紀畫廊【曾建穎：木與夜孰長 Tseng ChienYing：Skin Depth】展覽；二是罐空間【央貴 Yan Quei：抹入微光的糖衣】展覽。二個都是台灣80後出生的年輕藝術家的個展，前者以水墨為主、後者專注於陶瓷，看過這二位年輕藝術家的創作，讓我對傳統水墨、陶瓷的當代性有了新的看法。

我對曾建穎水墨的看法

過去我們對中國水墨畫總離不開國族主義。所謂中華文化的復興、傳統水墨的當代化，甚至在台灣用水墨創作的年輕人總離不開中國、日本、韓國的東北亞藝術樣貌。這讓我想起印度佛教東傳，到了西藏變成藏傳佛教；到了中國和韓國、日本，就變成帶有禪宗思維的大乘佛教；到了東南亞則是小乘佛教。而今中國水墨，至今似乎沒有所謂的西傳。

或許是因為曾建穎曾經受惠於ACC對年輕藝術家的獎學金贊助，曾經赴東南亞遊歷學習，因此他的水墨創作能從國族主義、水墨東傳的格局走出來，並對東南亞、中亞藝術探索感到好奇，這是在亞紀畫廊看到曾建穎最新作品感受到的與眾不同，或許這是台灣80後年輕創作者能為水墨西傳走一條出路。

從唐宋、元四家、明四家、清四僧、四王，無不為中國水墨畫的傳承做出努力；尤其民國時期前輩藝術家，受到西方藝術的衝擊，更有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」的中西融合的創作體現；還有二戰後台灣劉國松所提出的水墨無用論、烏龍畫派水墨當代化，都是一代代人對水墨的重新詮釋與理解。曾建穎的最新作品則是把中國水墨從國族主義，往東南亞、中亞可以接受的水墨畫靠攏，甚至構圖造型已認不出是水墨畫，這般轉換讓我看到水墨畫國際化的可期。

我對央貴陶瓷的看法

同一時間，我又看到了央貴在罐空間【抹入微光的糖衣】的展覽。央貴與曾建穎年紀相當，且是熟悉的朋友，只是一個做陶瓷、一個畫水墨。

做陶瓷的央貴，這次展出的作品予人金光閃閃、細緻典雅的印象，尤其拿捏起來有薄如蛋胎、輕薄如紙的手感，已脫離了中國、台灣、東北亞傳統陶瓷的印象；相反的，央貴作品與曾建穎一樣，傳達出阿拉伯回教中亞國家的皇室貴族品味。

過去我們所見識到的陶瓷，無非都來自景德鎮和宜興歷代作坊的印象，無論瓷器、紫砂皆因傳統包袱太強，至今中國大陸年輕陶藝家還是走不出傳統的制約框架。而央貴類似中亞皇室貴族品味的作品實屬難得，讓我直覺他的作品有走向國際化的可期。

央貴（B.1985）、曾建穎（B.1987）二位都是台灣80後出生的年輕藝術家，所受的教育來自中國母體、來自日本殖民、來自西方現代的教育。他們在台灣，接觸到更為開放，較不受中國傳統制約的文化，他們這一代人能為中國水墨畫、陶瓷走出面向東南亞、南亞、中亞西傳的可能。當然他們兩人的出現只是一個開始，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華人創作者為中國水墨、陶藝走出面相國際世界的一條道路。